

南華真經新傳

一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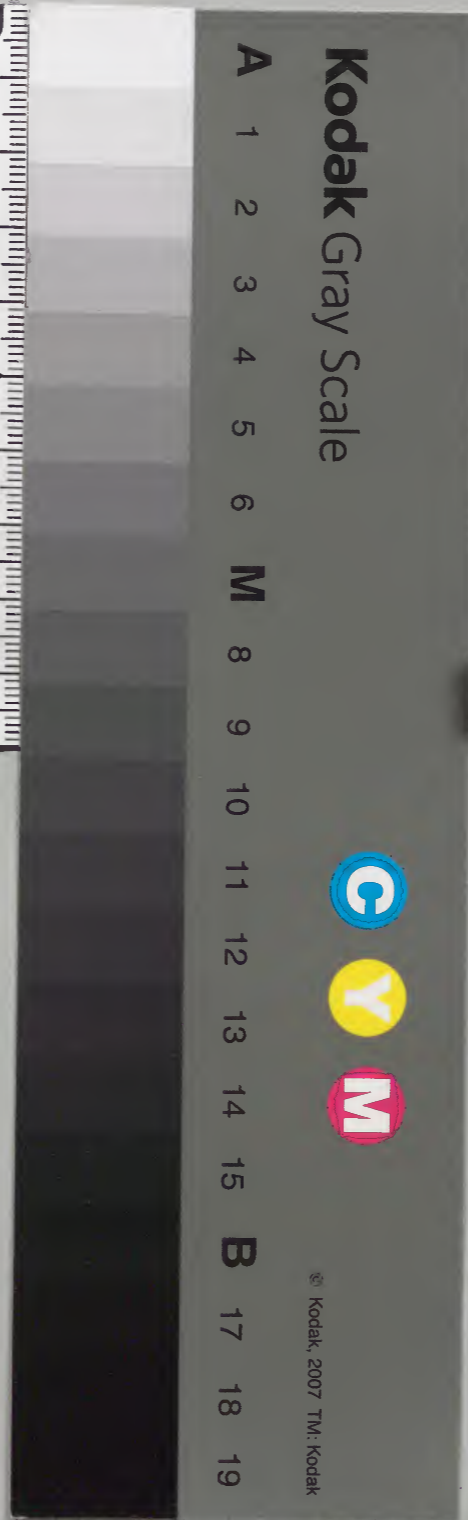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七	七	
一	七	三	四
七	一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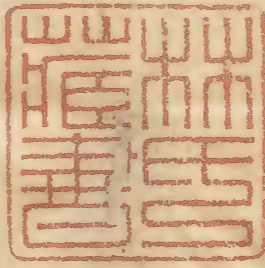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一	一	漢
二	七	四	書
架	冊	號	類

道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4
冊數	7 (1)
函號	311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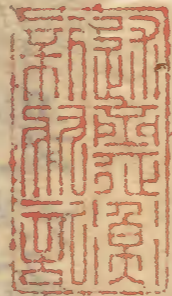
311-216





南華真經新傳序

淺草文庫



前代解莊子甚多自郭象成玄英注疏外若
 林疑獨呂惠卿陳景元王元澤劉槩吳儔趙
 以夫各有傳林希逸有口義李士表有十論
 王旦有發題范無隱有講語至武林褚伯秀
 彙採為義海纂微而獨斷之於是諸家全書
 行於世者益罕雖吳澄有訂正羅勉道有循
 本亦多濶略未備乃萬曆己卯

侍御九澤劉公按滇訪余清平別墅出王元澤新傳曰是書為胡廬山督學楚中示張太衡氏而張太衡氏得之不釋手玩索最力者爰屬余一言欲廣其傳余受而卒業則再三嘆嗟謂元澤之為人世多訾點其解莊子顧翹楚諸家而雅馴若此宋史稱元澤性敏氣豪睥睨一世要亦不誣侍御取言不以人廢取旨遠哉緣諸家各持己意解莊子是以有

合有不合元澤持莊子解莊子是以無不合粵稽莊子之指義大都以至理自然故首道遙遊逍遙則彼此齊故次齊物論齊則無生無生而生所以存故次養生主善養生則足處世變故次人間世能處世變則德日起故次德充符德者得其所真宰也故次大宗師真宰得則天下不能違故次應帝王此論著之綸貫皆括於內篇七篇其十五外篇十一

雜篇或激而宣憤或詭而樹矯或放而遣滯
或深而造朴不過歲內篇之宏綽幽廣已爾
元澤妙涉斯趣獨提挈綱領因以批卻窺竅
曲暢條疏其拾遺雜說尤推見至隱卒會通
於內篇之本根雖駢拇馬蹄胫篋在宥簡衷
脫失然其精證未嘗不賅存於它註之中讀
莊子獲此如泛江河有利楫涉華嵩有濟勝
具豈不快哉余既叙新傳之崖略如是又更

端請於侍御曰世評莊子不經而為百家之
冠夫不經何足冠百家蓋徒見決聖智棄仁
義諸語為悖堯舜周孔皆泥其辭不達其意
惟大儒邵康節達其意而曰莊子善通物局
言通物道之形體曰物物之性命曰道道自
通物物自通我我自通道凡後我於大小是
非成毀生死得喪禍福奚繇通物不通物奚
繇通道不通道我與天地萬物奚繇復通為

一此本堯舜周孔之宗緒莊子窺見之遂竊以陶鑄南華因鼓舞縱橫其辨駁以自成曠古之奇談正言若反何謂不經苟但襲堯舜周孔為名高而大小是非成毀生死得喪禍福日樊籠膠漆其中何謂經是莊子所姍咲也為堯舜周孔之學不蹈莊子姍咲也者則莊子方將拜下風膝行而望進矣
萬曆己卯六月肅淮海山人孫應鱉書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宋元澤王雱傳

明楚太衡張居謙校錄

九澤劉維校正

小鶴劉伯燮

粵鹿塘徐可久同校

閩賓吾洪邦光

蜀少華趙楷

豫章承菴陳輔校梓

內篇

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夫道無方也。無物也。寂然冥運而無形器之累。惟至人體之而無我。無我則無心。無心則不物於物。而放於自得之場。而遊乎混茫之庭。其所以爲逍遙也。至於鯤鵬。潛則在於北。飛則徙於南。上以九萬息以六月。蜩鷲則飛不過榆枋。而不至則控於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則造化之所制。陰陽之所拘。不免

形器之累。豈得謂之逍遙乎。郭象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任。逍遙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爲知。莊子言逍遙之趣也。

齊諧者志恠者也

莊子之言同彼我一小大也。故同彼我者不得不齊。一小大者不得和。此所以製齊諧之名也。夫齊者齊其所不齊。諧者諧其所不諧。鯤鵬爲大而斥鴳爲小。鯤鵬矜大之在我。而小之在彼。斥鴳悲小之在我。而大之在彼。則不齊不諧也。惟能達觀則均爲物。爾均爲物則安有彼我。小大之殊乎。此所以極於齊諧。

也故曰齊諧然鯤鵬非有而寓言之故曰志恠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
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鵬雖大也飛不出乎九萬息必以乎六月拘於陰陽
之數而非所以爲逍遙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鵬之飛也必待於野馬塵埃之相吹也無野馬塵埃
則大翼不能舉此所以明物雖大必有待而後行非
自然而然也雖大不能免於累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

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
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
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
里者三月聚糧

適遠者聚糧多適近者聚糧少此自然之理也故鯤
鵬之大則飛必九萬里蜩鸞之小則飛不過榆枋亦

自然之理也。但能明其至理而不以多少小大爲累，則亦自足也。

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天下之人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知如蟪蛄，冥靈不如大椿，殤子不如彭祖，明矣。然由其無小無大，不生不死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

不及不如於其間乎。非天下之達觀者，孰能與於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鯢鵬之圖南，斥鴳笑之，斥鴳之騰躍，自以爲足矣。此

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辯也。然鯢鵬斥鴳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耳。夫逍遙者，豈復離乎本體哉。

但能各冥其極均爲逍遙累乎其體則均爲困苦故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爾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道之於物無所復分人之由道宜各自足故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殊能忘小大之分而自適亦足以免其累也宋榮子豈可笑乎然榮子之笑之者笑其有所分別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此淮南所謂自信不爲訕譽遷也夫自信者重內而輕外自榮而忘辱不失本心而汎然逍遙矣故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盡性之言也盡性則人道畢而未至命故曰有未樹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鯀之化爲鵬也憑野馬塵埃而舉列子之爲至人也御風而後行此皆有所待也

未盡乎幽妙

若疾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此聖人之所能也夫聖人盡道之無入神之妙與物不迕惟順所適其所往則不疾而速其所來則不行而至圓通周流無所滯礙了然逍遙而豈有所待故曰彼且惡乎待哉此莊子之所謂逍遙而佛氏之所謂身徧法界自非聖智之所達孰可與於此矣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汎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故曰無己神人盡道無有所屈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體道寂寞無爲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

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堯以既治而讓天下於許由所謂得天之道也得天之道則與天爲徒矣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則吉凶
與民同患而神則不與聖人同憂堯之初治天下也
則天之大而化於民其憂樂與天下共所謂有爲之
時也及其化極而至於變則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
然所謂無爲之時也無爲出於有爲而無爲之至則
入神矣夫聖人之功待神以立而功既極神則固宜
全神此堯之所以讓天下也夫功既極神而不能反
則神之所以虧矣此堯之所以有燭火浸灌之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老子曰大成若缺大成者不自成也故若缺堯之自

視缺然者所謂不自成也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
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許由古之無爲者夫既無爲則豈有心於天下此所
以不代於堯也夫有爲無爲均是至妙無所分別如
必以有爲爲少而無爲爲至則失其所以無爲而名
實交起賓主相分大道判矣故許由所以辭之以賓
主之說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皆能任

其極各爲至當此明有爲雖小但能無累乎心則亦
天下之至妙不必羨無爲之大也以此而觀許由豈
有心於天下乎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

聖人之功待神以立功極於神則不與聖人同憂不
與聖人同憂則豈以天下而爲事故曰歸休乎君無
所用天下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物各有分分各有中庖人以宰割爲功而尸祝以清
淨爲職是各極於分守也庖人或不治庖而尸祝豈

守

敢越職而代之代之則亂其分守也分守亂則豈免
於累乎故堯極於神而許由豈敢越分而代之代之
則不免於累也不免於累則不足爲逍遙此許由所
以以庖祝而自况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
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飢屑
若冰雪綿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
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善
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瞍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龍耳鼓耳哉？夫知亦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
 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
 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
 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肩吾者，任我也。連叔者，不通不行而非物之長者也。
 接輿者，綿綿若存而又有不容者也。此莊子寄言於
 三人，而以明道之極致也。故道至於此，則不可以言
 言，不可識識而又非世俗之所能知也。姑射在北海
 之中，此歸根之意也。汾水在中國之東北，此復命之

意也。乘雲氣，取其虛，御飛龍，取其變，遊四海之外，取
 不入於形器，時女取應而不昌，此皆所以明道之極
 致也。夫道極致則妙，妙則神，神則無為而已。故堯極
 於無為而忘天下，是以讓於許由也。故曰往見四子
 而睿然喪天下，此莊子寓言道之盡而非淺見之士
 可得而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
 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陽，睿然喪其天下焉。

堯之所以君天下而無心於天下，由宋人資章甫而

適諸越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將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用適其材則爲妙用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爲無用是拙於適材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能直達也故曰夫子由有蓬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泔統爲事客聞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泔泔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泔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龜手之藥或用而爲泔泔統或用而得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有所當而免疑累此窮理盡性之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

中繩黑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
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罔罟今夫斲牛其大若無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
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
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大小所以爲小大之本體無所用所以爲衆
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爲用故以
大樗况之也樗者深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

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爲累則道
遙矣無何有之鄉言虛無廣莫之野言所大狸狌斲
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彷徨言其動寢臥言
其靜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迕而物莫能
傷此莊子言逍遙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宋元澤王雱傳

齊物論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
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
無累此莊子所以有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
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南郭子綦

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於一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故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昔人者，是也。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梵志所謂吾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生者，天地之委和也；有生，俱受委和也。惟子綦能知其所以然，故絕慮忘形，而以吾喪我。物我所以俱齊也。世之昧者，不知所以然，以爲形質差殊，小大異極，所

以有彼我小大之辨，而不免於累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後

同天籟地籟人籟者衆竅之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
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爲風
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殺所遇雖殊而同歸一致此
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
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
我有則入於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寃交
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害者密者小恐
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荼以言其日消也其溺

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淪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執姚佚啓態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此皆有形
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有動止之
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安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使
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樂出虛蒸成菌

聲隱於無聲形隱於無形此造化之自然也及其鳴
而然後成於聲比而然後成於形故曰樂出虛蒸成
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晝往則夜繼夜往則晝承相代相更而莫有其極此
道之妙用而天下莫能知其初故曰日夜相代乎前
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
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旦暮自然然而然真宰亦自然然而然我亦自然然而然也
然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無所著我卽真宰
之所使日用焉而不自悟豈有所分別乎此見齊之
之意也故曰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

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真宰者至道之妙宰造化者也以其自然故曰真
以其造制故曰宰其爲物也不在乎陰陽之內亦不
在乎陰陽之外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若有
而不得其朕也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不疾而速生物而著不可見其朕兆者真宰也故曰
可行已信而不可見其形可以意了而不可以象求
故曰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

手足耳目心膂肺腸。其不同也如此。我備而有之以爲我。我能無我。則非有一而可親矣。若有可親。則不能備而私矣。適足喪其真也。故曰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有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真宰者有爲也。真君者無爲也。臣妾上下之分也。上

下雖殊。而一之以真君。故曰其有真君存焉。人之生也。莫不皆有真君焉。故役役背馳而不能自悟。是以反喪其真焉。如能求而得之。而知其真君之固有。則所以無虧於真矣。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造物者之造物。其變無窮。而偶爲我。爾人不自明。而遂爲有我。有我則物於物。而與物相靡。且役役困苦。而不得休息焉。此真君之所以不存矣。真君之不存。

則不亦悲乎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天下之人不知物我同根而不能齊故外役於物而內喪其真實雖存而形神已亡尚不知其所止矣不亦哀乎此莊子之所以哀也然莊子前言悲而此言哀者悲未至於哀而哀有甚於悲言哀而繼以人謂不死奚益之句此其所可哀也故言哀於後夫形者天之委氣心者人之真君心內而形外形萬變而無

常心定而不滅此達者之所以如是世之迷者役心於形而喪其真此所以尤可哀也故曰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如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芒者昧也人之生也受形於真宰而豈曰無知惟不能自悟而愈迷愈惑所以入於無知也豈天下之人一如此乎亦有達觀者在其間爾故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人能不喪其真君所以謂之成心

也。成心既存而自師之，則與道冥會，而與神默契，不必知陰陽代謝，而然後謂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真君而存之，徒務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終身求之而不知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聖人固其成心而無是非，下文所謂以是非為環得其中者是也。衆人喪其成心而有是非，此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是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心無所惑也。今人不能存其成心而惑是非，禹尚不能知之也。我獨何以強之乎？故曰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鷦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

因

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出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無小成者大道也無浮華者至言也然而有真偽是非者由道隱於小成而言隱於榮華也道隱於小成則不全言隱於榮華則不實是以有儒墨之是非而所以不齊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聖人內冥諸心而不由是非之塗而任其自然而然是以無是非也故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

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大道同宗是非一氣忘彼與我則舉忘其對所以運轉而無窮也故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彼指此指彼馬此馬其不同者形而其所同者質安

得有所不齊乎。天地雖異，而同出於道。萬物雖殊，而亦出於道。但天地殊高下之形，萬物異小大之體，其所出同於本而已。安得有所不齊也。故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然莊子以天地而喻一指，以萬物而喻一馬者，以天地靜而得道之體，而萬物動而得道之用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擧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

大道無可與不可，無然與不然，無成與不成，無美與不美。渾然爲一，而莫不由之。然而人不知道而妄情所見，然後有可與不可，有然與不然，有成與不成，有美與不美。所以自致疑累矣。此莊子所以明達者能通而爲一也。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不偏見，不滯礙，曉然洞徹，而冥於至理者，此莊子之

所謂達者也。雖然不廢萬物之成毀，而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故曰寓諸庸也。庸則濟天下之用，而無所往不通矣。無所往不通，則所以為得道，故曰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者，近而未至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朝四而暮三，何異朝三而暮四？眾狙妄情而喜怒於其間，所以為惑也。天下之人，妄情何異眾狙乎？此所以不免於惑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聖人忘是非，任自然，萬法一視而無高下，此所以能齊物也。故曰聖人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鈞，是之謂兩

行。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有是非則道所以虧無是非則道所以全此莊子所以寓言昭氏鼓琴不鼓琴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者不知大道之無形大音之希聲但冥於至理則然後方得何必勞形極慮而求之歟此所以終身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疑者曾中惑亂而不果也曾中惑亂而不果則徒銜明於外而耀衆矣此非窮理盡性之人也惟聖人不棄而寓諸用以大覺覺之而明也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也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可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秋毫太山殤子彭祖天地萬物俱爲有形也有形則可以忘形而齊諧也夫知道者不死而不生故天地與之並生也無方而無體萬物與之爲一也物既與之爲一矣所以不必有言也故曰既爲一矣且得有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夫有言則有對。故一與言所以爲二也。二與一相對。則所以生於萬物也。此道之所以散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

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道渾然而無友至言寂然而無辯道散而然後有
分域言出而然後有是非惟聖人明其物之性分而
不議不辯所以能冥其極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聖人議
而不辯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伎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
伎而不成五者罔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寂然難可強名故曰不稱大辯默識不暇分別

故曰不言大仁博愛無所偏係故曰不仁大廉無外
其不加不損故曰不嗛大勇本仁豈有殺害故曰不伎
大道自明則非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辯則是非
有彰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於一物則仁虧矣故曰
仁常而不成廉而揚清則為詐矣故曰廉清而不信
勇而好殺則勇虧矣故曰勇伎而不成五者挫其銳
則幾近於妙術故曰五者罔而幾向方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不言之辯太辯也不道之道大道也大辯無物不容
而大道無物不由故曰天府天府者物之所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此孟子所謂不加不損而佛氏所謂不增不減是也夫莊子有言葆光有言天光何也以至人之性廓然無邊而愈久愈明故曰葆光以至人德宇泰然一定而其明自然故曰天光也葆者以其愈久而天者以其自然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聖人無我而物無不順儻有不順則不得不伐此堯子所以有用兵有言之章而莊子所以有堯伐宗脗胥敖之言也夫無我者與物齊也物不我齊則不諧且矣不諧而聖心豈得自安歟此堯之所以南面而不釋然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

全與石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於二子也夫子知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為問端也雖然嘗試言之者蓋不得已而言之言之非欲辯也萬物同根皆自知矣以知為知則非知矣以不知為知則深知矣勸齧缺問於知之者是以知為知而反不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鱈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蛆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獮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鱈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

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正處者不待處處而然後為處也正味者不待味味而然後為味也正色者不待色色而然後為色也此皆以無為是矣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

大道全則無仁義大智隱則無是非道廢而然後有仁義智顯而然後有是非故王倪得道之全而不用智以此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矣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至人無己與物爲一而物莫敢犯故水火不能傷寒暑不能挫風雷不能動是以躡空虛御陰陽出於形器之外而始終不易其守也憂樂豈足累其心故曰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四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澹以隸相尊

聖人體道恬然無爲動不役物而處不避患萬物皆備於己而不樂外求至道與之爲一而豈假緣行無能爲有有能爲無居於清淨之極而汙穢不能染矣

故曰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旁日月者，所謂一晝夜也。挾宇宙者，所謂齊遠近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菴。

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爲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爲一，故曰愚鈍。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蘊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

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

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言齊之之妙也。夫莊子齊物之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齊小大而已。反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年歲。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所同然也。莊子能明其本。而齊同之。是覺天下之未覺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於夢覺。

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而小有不同也。積久而思則晝所為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莊子能知其大同而同之故。及復言其方夢占夢大覺大夢之妙而盡其所以齊之之意。又恐世之未能信其言也。復寓言其身夢為蝴蝶。又言其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夢為周。所以極盡其齊同之意。而以覺於天下。非達觀者豈能知莊子之所言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宋元澤王雱傳

養生主篇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以為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養生主之篇。而次之於齊物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於人。素定其分而不過其極。故曰吾生也有涯。役於富貴。斃於榮寵。思慮

蛻字恐有誤

交崩而妄情無限故曰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隨
無涯之智則生之所以不存矣生之所以不存則安
足以免困苦之累歟故曰殆已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
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養生者內冥其極而任其自然忘善與惡則所以
遠於刑名矣不善養生者思慮內崩而以善為善以
惡為惡所以近於刑名矣遠刑名則生所以全近刑
名則生所以喪緣督以為經所謂道中庸也夫至人
之養生不殺物不喪真不擇地不害性而已故不殺

物則可以保身不喪真則可以全生不擇地則可以
事親不害性則可以盡年皆存諸己而已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
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乎良
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力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刃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
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諒然已
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
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生必有理而理出於性命之際能順其理則舉知
其全生之妙此庖丁之解牛能依牛之天理而所以
舉不見其全牛也然庖丁寓言養生於解牛必言其
三年而又言其十九年者蓋言陰陽之數雖更而生

之所以愈全也故曰未嘗見全牛又曰刃若新發
於硎夫庖丁之能解牛者以其善刀故也善刀者全
其刃之利韜藏而不銜也故曰善刀而藏之所以况
養生者必全其生之之理而歸之老子所謂全而歸
之是也文惠君遽悟庖丁之言而知養生所謂庶幾
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
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
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生者本也形者枝也本固而枝缺則亦可以爲全此

右師雖介而生所以全公文軒徒驚其形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雉飲啄於野澤則忘形而樂生畜乎樊中則養形而傷生樂生則神所以全養形則生所以喪生之喪則未免乎憂累故曰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

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至人以生之爲暫來以死之爲暫往生不喜其成而死不悲其毀然老聃死而秦失弔之而三號者非所以哀其毀而蓋不能獨異於衆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夫至人忘情全真況然自得生死利害未嘗介帶於會中故適來則爲時適去而能順時不爲之樂而順不爲之哀此生之所以生生而無喪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天者命也命之所受於人不可逃遁而已逃其命則

累其生適自致於憂患矣故曰遁天之刑也帝亦命也命無係著則憂患不能累其生故曰帝之懸解也養生者必達乎二者之妙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薪繼薪則火不能滅知生養生則生不能絕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絕則生所以久所以無時而盡也故曰不知其盡也夫莊子之言養生始乎有涯而終乎不盡者以性命受之有分而能不累於榮辱利害則生之所以不喪而無極矣所以終於不盡也非明達者孰與於此乎

人間世篇

善養生者必自得於性命之際而無思無爲也無思無爲則足以處人間應世變而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而次之於養生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

天下之事變不一非經世者不足與之應對酬酢矣

夫經世者本無我無我則無思無爲而患禍不能及
之矣故仲尼者無我也無我則已見無對故當天
下之至變處天下之至難則寂然不動已無纖毫之累
顏回者克己也克己則未至於無我當衛君之輕用
其國民則介然自動而欲以所聞說之而幾不免於
累夫仲尼之無我則無思無爲也顏回之克己則有
思有爲也有思率至於無思有爲率至於無爲此顏
回終至於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者亦無我也此二
人足以爲萬世法莊子所以首於此篇而稱之也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道集於虛而生於一。一者道之妙本矣。夫能抱一則
足以爲天下式。故曰道不欲雜。不能抱一則支離而
百端。故曰雜則多。惑於百端則心不自止。故曰多則
曰擾。心不自止則未免於憂累。故曰擾則憂。未能自免
於憂累則豈能去他人之憂累乎。故曰憂而不救。此
皆以思有爲之致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
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
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智所以無得無爲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而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爲人蓄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

始無窮若始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目將熒之者所謂眸子眊焉是也色將平之者所謂色赧赧焉是也口將營之者所謂騰口之說是也容將形之者所謂以爲容悅是也心且成之者所謂役心從物是也此皆不存諸己之累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昏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己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而名實者虛器也。聖人豈有心而求之歟。故寂默無爲，
而聲迹俱泯。凶患不可及之矣。此堯禹之所能處天
下也。昧者不知其然而深求於名實。名實雖立而凶
患繼至。此叢敖有扈之所以自喪其國也。故曰是皆
求名實者也。夫聖人之志名實。名實忘而所以無我
於天下。萬物豈能累我乎。使聖人不忘於名實。則名
實立而有我於天下。萬物交至而爲累。聖人豈能勝
之歟。故曰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
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

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
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
詎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此內外雖正。而由有內外之別。夫有
內外者。必有諸身。有諸身則未免於患。菴子曰。吾有
大患。爲吾有身。此顏回未能忘我也。故仲尼告之以
其庸詎可乎。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
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
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

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諫，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雖與天人上古爲徒而未得爲無身也。未得爲無身者，未得爲無我也。此仲尼由答之以爲可夫。至人外無我而內無心，體合大虛而

不可得有，故能使萬物俱化矣。若與天人上古爲徒，則未合於太虛，烏能使萬物自化乎？故曰：胡可以及化？故無心於物，則物莫不從。有心於化，則化未必及。顏回欲化衛君也，尚爲有心而已矣。故仲尼告之以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道自集也
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非由外知而由於內
得也故曰無聽之耳而聽之心心既得之則然後以
氣而得之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如此則
至道集於己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然至道不
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聰聽矣故曰聽止於耳耳者體
也體既得之則合於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氣
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

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
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則將以有
思而戒則將以有為孔子將使顏回受其說故使之
心齋而已矣故曰虛者心齋也然虛者一也齋者靜
也一則足以應萬變靜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
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顏回悟心齋之
言而遂忘於己也故曰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則亦
可以經世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絕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夫無感其名則冲寂也、物來則然後應、不來則不自動、皆由人籟受氣則鳴、氣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閉也、無毒者不治也、善閉所以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自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應、不得已而然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已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泯然無為、高世而絕迹、則聖人所以為易也、超然有為、經世而無患、則聖人所以為難也、故曰絕迹易、無行地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人者使然也、天者自然也、使然可以欺、而自然不可詐、故曰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虛則所以自白，心虛則所以自靜。靜則定而性命之情不動矣。然後吉祥所以來舍也。故曰：瞻彼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心不虛則不止，不止則不定，不定則所以徧法界，役萬物而不能息形，雖坐而心實馳也。故曰：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

耳目外也，心智內也，惟能忘我則超然自得，耳目非必在外而心智非必在內，體與化合而理與神契，况

人間焉有不化乎？故曰：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體合至虛則可以使萬物之化，故曰：是萬物之化也。禹舜有爲之名，羲蘧無爲之至，有爲無爲均是至妙。道至此而渾合而不解散，聖人終始於其間也。夫道合則渾而至妙，離則散而猶精，得其渾則足以任之，自化，得其散則亦可使之入化矣。故曰：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經世之道，必先於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忘身則至

於無我而信命，則任其自然如此，則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於人間世之篇首言顏回之化衛，而次言葉公子高之使齊也。夫子高之使齊，而仲尼告之以義命，此賢人之事而已。所以降於顏回而言之，至於顏闔之傳衛太子，匠石之見齊櫟社，子綦觀商丘之木，此皆有思有為之事也。故第降一等而言之，人間世之說無以復加矣。此莊子為言盡道如此。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之道立，則萬事起，萬事起而不可以不慎。故曰：大戒。夫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內焉者主於命，而外焉者主於義。命所以無間，而義所以立我。無間則不間於親，立我則能立於君。親不可違，而故曰不可解於心。君不可避，而故曰無適而非君也。夫內事父而外事君，是有諸身而已。有諸身必有諸事，不可遁去而已矣。故曰不可逃於天地之間。此舉之自然，而惟能順其自然，則免於憂累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

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不擇地而安之者，所謂安土也。不擇事而安之者，所謂不辭難也。安土故能愛，不辭難故能誠。愛必孝，而誠必忠。臣子之道盡於此，故曰孝之至，忠之盛也。至者次於盛，而盛者廣於至。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夫子之事父，知其有命。臣之事君，知其有義。守之於心，而順其自然，則悲喜不足以動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於前。夫哀樂者，心本無有，而惟外物

之所致能守其心而忘於哀樂則違於義命之極而
死生所以安之也故曰德之至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臣子之事君親能安於命則忘身忘身則生死不介
於曾中故曰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
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喜出於不喜怒出於不怒則其言所以盡誠也喜出
於喜而怒出於怒則其言所以非誠也盡誠之言有

法度而非誠之言多過溢過溢之言傳之者非易也

故曰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
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
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
平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平乎亂
泰至則多奇樂

以巧鬪力平乎陰以禮飲酒平乎亂是皆已甚之事
也故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樂此聖賢不為而已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平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

危
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

危。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豈欲強言乎？蓋無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所以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所行則迹所以藏，有所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而真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於動，真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歎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厲。

夫處心於寂然無事之際，則和聲內蘊而夜氣自存，達於性命之理，而動靜正順矣。若蹴之於紛然憂患之際，則天真第亂而夜氣不存，達於性命之理，而舉措乖迕矣。故曰：歎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厲。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夫至人藏天真晦心術，不期為而自為，不必應而自應，靜與物同，而動與吉會，儻街聰明，務精察，用心太過，則舉措有不肖之累，而禍患之來，不知其所招而

又不知其終極也故曰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

不人臣之道顧於義而已奉君之令則無改格君之非
而無成故曰無遷令無勸成然既不遷令勸成而不
能任其自然而違理以益上則所謂握苗而助長也
故曰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契者充實惡者自戕充實自戕皆所以無虧也故曰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充實非一朝之所致故言在

美

久自戕不可革而已故言不及改有美有惡則不若
無美無惡也故曰可不慎歟

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
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至人無心棄萬物以爲心來去無礙而不居其一所
謂遊心者也既棄物以爲心則無爲而已矣若其有
爲則非得已而有爲是不得已而後應也然不得已
而後應又能去其已甚而存于中所以全於道也故
曰棄萬物以爲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爲臣如此
則盡道矣此子高賢而仲尼終告之以至人之道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天生賢智所以輔于不賢不智矣賢智者銜其賢智則不賢不智者起而爲累矣惟能內冥賢智而外與物同則亦足免當世之患此顏闔之傳衛太子而蘧伯玉告之以信理晦默之義故次於子高之事而言之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夫欲正於人者必先正於己己正而人亦自正此蘧伯玉答顏闔之問而先之以正汝身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者天之委質也心者人之真君也委質不可不全故曰形莫若就真君不可不知故曰心莫若和形全者不可曲從於一物心和者不可攄發而示外故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

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
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
入於無疵

夫君子外順而內正不務獨異於人矣故趨時應變
而與物無迕蓋能通達其道而不立小廉以自高要
之以無玷爲美也故曰達之入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
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

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螳螂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猛虎不敢
害於養己者性雖惡而不犯其順也顏闔之傳衛太
子太子之從於顏闔何異螳螂猛虎歟此伯玉所以
引之而告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適有蚊蚋僕緣而拊之
不時則缺銜毀首碎骨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
耶

仁人之愛物不失於愛而曲全其愛物有迕理則率
而使順而終不忘其所愛也豈務過愛而反復其愛

乎傷愛則以人而滅天矣故曰意有所至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挈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常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滿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本邪

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沮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物之生長則所以爲得性翦伐則所以爲失性得性

則為榮失性則為辱榮必有所譽而辱必有所毀齊
之大櫟豈欲於失性之中而復求榮譽乎此所以不
欲為社明也而匠石之弟子尚疑焉此明至人之於
世以道任性忘己齊物而毀譽所以不及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矣仰而視
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
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哈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
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如
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
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夫至人能存諸己而不斲乎用存諸己者足而其用
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者萬事之根本而莫
大焉故莊子每以大樹而為况樹之為用用則傷其
根本而不用則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為材而無用為
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蒂之道蓋亦言
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商丘之大木而嗟嘆其神人
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歟使神人之以材而見

天

用則不能全其命也何異宋氏之楸栢桑乎夫宋氏之楸栢桑之先天以其小有材而已故小有材而不能明道以至於命則適自爲累而已矣故曰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牛之白顙豚之亢鼻此物之所以不材也人之痔病此人之所以不材也巫祝皆爲不祥而不用不用所以生全也生全所以得終其天年得終其天年則祥

莫大焉故曰此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然莊子之言及此者蓋以處人間者不能晦道以忘己而多務術材以誇衆衆雖企慕而反傷其命矣豈若晦道以忘己藏材以全命而免經世之患乎此所以反復言之而寓意也

肩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眉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解足以餬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疏者形不正之人也形不正於外而實自正於內是以全其命也故曰由足以終其天年然支離其形則尚能全其命況其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大聖人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物亦莫能傷之矣孔子之心未嘗以經世爲事其所以推而行之者直隨時而已故時之可行則成其功時之可止則全其生汎然無礙而盛衰不自以知覺此聖人之心如此

也故接輿之歌所以寓聖人之心而莊子引之以經世之道而亦自嘆其不得於時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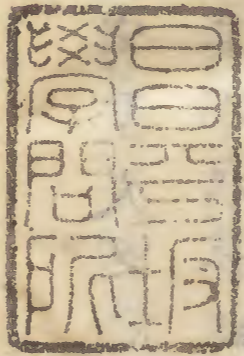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知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之道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
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
能自全而已矣前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
不材爲神而無用爲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
世之道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加藤維藩覆校

